

第一期

象意

Journal of China Aesthetic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第一期

意象

Journal of China Aesthetic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象(第一期)/叶朗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

ISBN 7-301-11247-5

I . 意… II . 叶… III . 美学-文集 IV . 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0720 号

书 名：意象(第一期)

著作责任者：叶 朗 主编

执行编辑：钟 芳

责任编辑：王立刚

标准书号：ISBN 7-301-11247-5/B·038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16 开本 21.25 印张 350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意象

主 编

叶 朗 (北京大学)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高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董志强 (四川师范大学)

凌继尧 (东南大学)

毛宣国 (中南大学)

潘立勇 (浙江大学)

彭 锋 (北京大学)

邱紫华 (华中师范大学)

王一川 (北京师范大学)

肖 鹰 (清华大学)

杨春时 (厦门大学)

叶 朗 (北京大学)

叶秀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

袁济喜 (中国人民大学)

张 法 (中国人民大学)

张世英 (北京大学)

周 宪 (南京大学)

朱良志 (北京大学)

地 址 / 100871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意象》

邮 箱 / caae@phil.pku.edu.cn

执行编辑 / 钟 芳

装帧设计 / 奇文云海 创意传达
www.qwyh.com

目 录

美学热点

- 日常生活的“诗学”反思 周 宪(1)
实践乌托邦再批判
——答张玉能先生 杨春时(19)

中国美学研究

- 试论刘熙载《艺概》的体系结构 张 法(33)
从王弼的阐释智慧再论六朝美学 袁济喜(53)
中国古代“无”的哲学美学智慧及启示 毛宣国(83)
道禅语言观及其对语言世界的开启 刘成纪(99)
陈白沙“自然之乐”的审美境界 潘立勇 郭小蕾(121)
中国现代艺术心理学的萌蘖与推进:1900—1949 张晓刚 凌继尧(135)

西方美学研究

- 艺术:从文明的美容院到文明本身
——杜威美学述评 高建平(153)
论梦的诗性价值 王文戈(169)
沉默的形上学:梅洛-庞蒂对绘画的现象学阐发 宁晓萌(187)
美学的超越走向何方?
——谈诺埃尔·卡罗尔的“超越美学” 李媛媛(217)

席勒美学专题

- 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
——简论席勒“艺术创造”思想的当代意义 叶 鸿(227)

作为伦理学的美学

- 席勒的“美善”观念四题 刘悦笛(243)

自然美专题

- 自然全美:从科学和美学的角度看 彭 锋(255)
康德与自然美的问题 杨道圣(273)
自然、审美判断和客观性 艾伦·卡尔松(287)
欣赏与自然环境 艾伦·卡尔松(307)
关于艺术和自然的美学 阿诺德·伯林特(323)

意象(第一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日常生活的“诗学”反思

周 宪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日常生活的日常性,指出了摆脱日常性的几种主要方式,特别是审美化的方式,同时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作者看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确为人们摆脱其刻板的工具理性压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彻底的审美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充满困难的。

关键词:日常生活 日常性 审美化

黑格尔认为:熟悉的东西并非必然是所了解的东西。日常生活就是这样。

日常生活的主要特征在于其日常性,所谓日常性,也就是天天如此、日复一日的生活状态。尽管希腊智者相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日常生活的日常性则更趋向于重复性。黑格尔称之为“日渐采取按照一般常规的机械方式”。^①韦伯称之为“铁笼”。^②海德格尔则描述为一种木然的“平均状态”。那么,日常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它与现代性关系如何呢?

以下,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日常生活的日常性,然后再进入超越日常性的几种思路的分析。

周宪,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02—503页。

②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

日常生活的日常性

在一些现代思想家眼中，日常生活的日常性首先体现为某种天天如此的重复性。

关于日常性的这一特质，海德格尔有深刻的论述。他归纳了日常性的三个特征。第一，“日常状态显然意指此在‘日日’处身其中的那种去生存的方式。……‘通常’意味着：此在借以虽非永远地，然而却‘常规地’向人人显现的方式。”第二，“此在可能木木然‘受着’日常状态，可能沉浸到日常状态的木木然之中去。”第三，“在存在论状态上人所周知的东西，乃至我们因而从不加以重视的东西，在生存论上却迷雾重重。”^③ 即是说，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生存的日常状态是一种被遮蔽状态，其主体乃是“常人”。“常人”的特征是一种平均状态，“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的”。在这种平均状态中，“常人”排斥任何冒险和反常的东西，“一切源始的东西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任何秘密都失去了它的力量。”所以，“保持距离、平均状态、平整作用，都是常人的存在方式，这几种方式组建着我们认为‘公众意见’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常人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而存在。”^④ 赫勒等许多对日常生活有所研究的学者也同样强调日常性的重复和惰性特征。英语中有一个传神的词来描述日常性的这个特性——routinization——意思是“千篇一律”、“例行公事”或“墨守成规”。这就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缺少变化，日复一日的重复导致了人们对现代日常生活腻味甚至逆反。应试教育的公式化，日常工作 的重复性，甚至娱乐活动的千篇一律（比如电视节目的同质化或互相模仿雷同）等，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形式的合理性；用齐美尔的话来说，就是形式对生命力的抑制。也许正是这种千篇一律导致人的反叛，导致人们追求刺激和新奇、追求极端体验，从探险、极限运动到旅行或欣赏艺术等。这无疑是对刻板和重复的抵制与颠覆。这种非类化、非一般化恰恰就是对日常生活千篇一律的颠覆。难

^③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36—437页。

^④ 同上书，第156—157页。

怪艺术家和美学家如此看重艺术的生存方式，审美现代性的意义在这里呈现出来。

其次，现代日常生活的日常性还体现为工具理性的制约。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常常抵牾冲突。目的理性是指通过外界事物或其他手段来实现自己合乎理性的目的；而价值理性则是指向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⑤ 目的理性的极端形式就是所谓的工具理性，韦伯的解释是：

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目的相比较，作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行为的合乎理性的取向，可能与目的合乎理性的取向处于形形色色的不同关系中。然而，从目的合乎理性的立场出发，价值合乎理性总是非理性的，而且它越是把行为以之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绝对的价值，它就越是非理性的，因为对它来说，越是无条件地仅仅考虑行为的固有价值（纯粹思想意识、美、绝对的善、绝对的义务），它就越不顾行为的后果。^⑥

所谓目的理性，就是对行为判断的根据是目的的实现，而价值理性行为的判断标准则在于价值的优越性。用泰勒简明扼要的说法就是：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例，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尺度。^⑦ 或者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工具理性就是以一定目的下手段运用的有效计划来衡量；规范合理性是根据行动优越性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因此韦伯把具有充分手段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条件的行动看成是“目的合理的”行动，而把具有充分规范合理性条件的行动当作是“价值合理的”行动。^⑧

这种工具理性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比如在高校，不少科研活动就与工具理性的制约密切相关。写文章为了提升教授和博导，统计

^⑤ 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页。

^⑥ 同上书，第57页。

^⑦ 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⑧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洪郁佩、蒋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27页。

数据是为了迎合上级部门的检查和评估,等等。萨义德深有感触地说道:“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典范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⑨ 布尔迪厄谈到了当代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的勾结,互搭梯子,互相获利。知识分子从媒体那里得到了更多名声,而媒体则依赖知识分子得到了更多权威性。^⑩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坚持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用萨义德名话来说就是所谓的“业余性”:“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⑪ 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在现代日常生活体现为越来越趋向于理智化和合理化,结果导致了人屈服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的压力”。他指出,在这种条件下,“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具有独立价值的世界,它有自己存在的权利。无论怎样解释,艺术的确承担了这一世俗的救赎功能,即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惯例化,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⑫ 这就是审美现代性的独特功能,是审美救赎的一种理论表述。审美的功能在这里呈现出来。

再次,现代日常生活的日常性导致了从众性的出现。海德格尔对日常性的分析强调的与日常性对应的是“常人”,就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生活态度。奥尔特加强调所谓大众就是“平均的人”,就是没有差别的。有趣的是,一方面现代社会为个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又导致了没有差别的大众的出现。齐美尔说得好: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是趋向于夷平、平均化;另一方面却倾向于强调最具个性的

^⑨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台北: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12—113页。

^⑩ 布尔迪厄:《论电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⑪ 同上书,第118、第28页。

^⑫ H.H. Gerth &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342.

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⑩ 从众作为一种现代日常生活现象,就是跟着多数人跑,就是“他人导向”(李斯曼)。比如时尚,不赶时髦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弱小无助的感觉,因此时尚对个体来说具有某种“增势”的功能。所以,齐美尔指出,“对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使自己变得有点突出不凡、引人注意的个体而言,时尚是真正的运动场。通过使他们成为总体性的代表和共同精神的体现,时尚甚至可以提升不重要的个体。根据时代的本质,时尚是一个从不被每个人满足的标准,因而,它具有将社会服从同时变成个性差异的特点。”^⑪ 由此齐美尔得出一个重要的关于时尚的结论:时尚的主角借以引人注目而代表了社会与个人冲动之间的真正原初的平衡状态。^⑫ 值得注意的是,时尚始于个性和差异,但却往往终结于同质化和同一性。它往往以个性的外表掩盖了内在从众和同一,最终导致了大众或“平均的人”的出现。心理学家罗杰斯注意到,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很突出:

1. 在教育中,我们倾向于培养完成其教育的各种适应者、因袭者和个体,而不是具有自由创造性的独特思想家。
2. 在我们的闲暇活动中,被动的娱乐和严密组织的群体活动具有压倒一切的支配性,而创造性的活动则少得可怜。
3. 在科学中,存在大量的技术专家,但能创造性地提出富有成果的假说的人则少得可怜。
4. 在工业中,创造只为少数人服务——经理、设计师、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而各种生活则尽力排斥创造性和独创性的努力。
5. 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中也有同样的情形。在我们穿的服装中,在食用的食品中,阅读的书籍中,以及我们所把握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趋向于适应陈规旧习的强烈倾向。独创性和标新立异常常被认为是“危险的”。^⑬

^⑩ 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⑪ 齐美尔:《时尚的哲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⑫ 同上书,第79页。

^⑬ C. R. Rogers, "Toward a Theory of Creativity," in P. E. Vernon, ed., *Creativ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p.315.

这种被动性、从众性和日常生活的本质是一致的，其内在的核心乃是同一性（阿多诺）。更重要的是，日常性往往导致无意识，导致某种日常性的“习性”，进而使得人们对习以为常的日常性缺乏反省和批判。正是在这里，审美作为一种路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陌生化和震惊作用。浪漫主义者发现，艺术可以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通过唤起人们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他去观察眼前世界的美丽和惊人的事物。^⑩ 唯美主义者则强调，艺术教会了我们看。形式主义者提出，文学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新鲜感受。它要打破日常经验无意识的、机械的习惯性，从而改变日常对待生活那种见惯不惊、无动于衷的惰性和被动性。^⑪

最后，现代日常生活中所谓“装置范式”的形成。有思想家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装置范式”的社会。人与人的交往越来越被人与装置的关系所取代。比如烤火取暖，传统的方式是家人一起劳动，或伐木，或打柴禾，整个家庭都投入到一项交往的劳动活动中去。现代日常生活则不同，我们花钱去购买热能，无论是中央空调或是家庭取暖设备。装置取代了人际交往，购买行为取代了劳动行为，这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非常复杂。一方面，装置范式意味着技术对生活的全面控制。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我们生活在技术的“座架”之中。电话等新的通讯手段的发明，导致了亲密与距离无关。在传统社会中，亲近就意味着亲密，疏远则表明不亲密。但今天这个法则已经失效。一个人可以用电话和几千英里之外的朋友亲密长谈，却对近在咫尺的同屋无话可说。再比如，传统的社火或看戏，是民间的一种交往活动，是每一个人均有权参与的活动。看戏和交往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传统民间文化的独特性质。现在则完全不同，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或坐在电影院里，甚至在家通过家庭影院装置来欣赏。人际交往转向了人与装置的交往。因特网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人一机关系”，在场的、面对面的交往被人与“界面”接触所取代。魏瑞里奥描述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前景：技术进步消解了空间距离，网络把世界融合成一个村落，时间的“赛博崇拜”在模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差异的同时，导致了所谓信息域（infosphere）的出现，它不断

^⑩ 柯勒律治：《文学生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3页。

^⑪ 方珊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6页。

地征服地缘域(geosphere)。这个当代问题的严峻性在于,以往的公共服务将有可能被家庭奴役所取代,而“驯服”则是这种奴役最完美的结果,它助长了人们的待在家里的“惰性”。环境控制技术的普遍运用将随着人的行为的隔绝而终结,并使得城市越来越趋向于“孤岛状态”。魏瑞里奥惊人的结论是: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远程互动技术的普遍应用,将使得世界不断收缩,并最终趋向于虚无。他戏仿了哈姆雷特式的提问:“是成为一个主体?还是被控制?这是一个问题。”^⑩

另一方面,装置范式又意味着从役物到物役的深刻转变。阿伦特注意到,现代用品的寿命越来越短,她指出:“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靠性基本上依赖于这样的事实:我们被物所包围,而这些物比生产这些物的行为更为恒久。”^⑪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役物向物役的转变,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人对物的征服转向人被物征服。为什么现代用品的寿命会越来越短?这个问题是耐人寻味的。这就是要人们消费更多的物品,就是把物的逻辑转化为我们的生活逻辑,就是日常生活的物化。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欲望就是通过物的占有而激发的。马克思时代这种人对物的关系是一种占有关系,今天,依据德波的看法,占有关系日益转变为炫耀关系。拥有一件物品的价值不再限于其本身的使用价值,更体现为它的交换价值和象征价值。

感性的颠覆

既然现代日常生活有那些局限性,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当我们指出现代日常生活的局限性时,其中暗含了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方式把日常生活看作是琐碎的、平庸的和低级的,而把日常生活之外的精神领域视为理想的居所。列费伏尔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和哲学的思考被突出地强调出来,根据古典的区分把人类活动区分为高级和低级两个部分。理性代表了人类的高级机能或能力,它属于一个纯粹的思的领域。而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是不值得关注的,它与人的感性等低级机能有

^⑩ James der Derian, (ed), *The Virilio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8), p.138.

^⑪ 转引自泰勒:《现代性的隐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关。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从这种立场出发,毫无疑问,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必然集中在如何超越甚至脱离日常生活而进入更高的精神领域,审美便是一个选择。

与上述观念相反的另一种看法则带有民粹主义倾向,它强调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必要性,在注意到其局限的一面之外,同时关注那些积极的、有益的方面,着力于开掘日常生活本身的诗意性质,不是脱离日常生活去营造乌托邦,而是关注日常生活本身的变革或颠覆。两种路径构成了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不同策略和理念。以下我们就来分别考察各自的特征。比较来说,德法现代关于日常生活的思想,似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路。德国传统趋向于第一种路径,而法国则趋向于第二种路径。

启蒙运动时期美学在德国的创立,或者说美学的现代定名,本身就包含了复杂的矛盾性和暧昧性。美学作为理性之外的感性认识的完善,鲍姆加通过对美学的命名意在确立美学与理性的对应性与互补性。但是,所谓感性认识的完善,又决定了审美不属于低级、杂乱和原始之列。这就使得审美一方面可以补救理性的缺陷,另一方面审美本身又不至于落入日常生活的窠臼。康德为审美颁布了律令,那就是审美具有“无功利性”;席勒则提出审美(游戏)冲动可以克服道德与本能冲动的分裂;尼采主张酒神精神,主张一种“艺术品一样的生存”;韦伯认为审美具有某种摆脱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压抑的救赎作用;齐美尔认为距离是保持个体精神丰富性并抵御物质文化压制的策略;海德格尔倡导“诗意的栖居”;阿多诺发现审美在现代社会具有反抗同一性并实现主体解放的功能……,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视为此一路径的不同表述。韦伯对这种思路的表述最为清晰:

在生命的理智化和合理化的发展条件下,……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具有独立价值的世界,它有自己存在的权利。无论怎样解释,艺术的确承担了这一世俗的救赎功能,即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惯例化,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②

^② H. H. Gerth &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342.

自浪漫主义以来的艺术思潮和审美实践，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行进的，所以审美现代性和浪漫现代性不断被提及，不断作为对工具理性化了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参照或否定，原因就在这里。韦伯的思路其实仍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传统，那就是以审美的感性来对抗或否定日常生活的工具理性化，尤其是针对理论（纯粹）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压力。无论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感性张扬，还是现代美学对新感性或身体的关注，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审美救赎”的某种努力。更进一步，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些倾向更带有否定日常生活的意味。首先，是所谓的“非人化”（奥尔特加），亦即在艺术世界中把现实生活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消失了，传统的模仿与再现被抽象所取代，面对现代艺术就是面对一个全新的陌生世界，原因之一就在于要否定日常生活及其局限。其次，现代主义艺术对新奇和个性的崇拜（贝尔），追求种种新奇甚至怪异的表现，原因在于通过新奇来否定平庸的日常经验，通过陌生化来达到一种独特的审美理解，通过个性的张扬来克服日常生活对个性的威胁。再次，现代主义艺术有一种对形式主义或艺术纯粹性的偏爱，这种纯粹性恰恰就是对工具理性和物质束缚的一种超越，隐含在这种思潮后面是用审美经验来否定日常经验。最后，现代美学的独特理念：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一个重要的根据在于，日常生活是平庸的、机械的和刻板的，唯有艺术才能创造出美的东西。

但是，这种方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问题，仍是值得疑问的。赫勒的看法比较辩证，她一方面注意到日常生活与艺术的区别，诸如日常生活是拜物的，它把事物和惯例作为既成的形式加以接受；但艺术则不同，它追究起源，并提升到类的水平；或是日常生活缺乏激情的，而艺术则充满激情；或艺术本质上说是无功利性的，它超越了狭隘的实用功利主义目标和有用性，等等。所以她坚信“一件艺术品可以改变我的生活和我同世界的关系。”^② 但赫勒又指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在审美状态中，欣赏者虽有精神升华和净化，但是，“在欣赏之后，欣赏者没有任何变化，又回到了与艺术根本不同的日常生活。艺术自身不能使生活人道化，但是在存在着使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人道化的渴望之处，艺术可以提供尺度，它可以为这一事业

^② 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7页。

提供感情和理智的支持。”^② 这就是说,艺术充其量只是一个参照物,一个希望的乌托邦,它实际上并未给日常生活带来任何实际的变化。这种观点与阿多诺、马尔库塞意识革命之潜能的理论相去甚远。其二,她提出,“审美地生存”虽然也是一种改变日常生活的方式,以及把日常生活从自在的对象化转化为“为我们存在”的对象化。但是,赫勒强调,审美地生存的艺术家只不过是把日常生活转化为“为他的存在”,尚缺乏对所有人的有用性和有效性。因此,“审美生活是贵族统治的,而有意义的生活则在原则上是民主的。有意义生活中的指导规范总是可一般化,可拓宽到他人的性质,从长远看,可拓宽到整个人类。”^③ 这就是说,“有意义的生活”比“审美的生活”更具普遍性和民主性,因为它不局限于张扬个性自我的艺术家,而是对所有人均有效,这种生活的特征体现为个体面对不断的挑战展示自己个性发展,在一种无限开放性中不断完善自己。

节日的狂欢

与上述观念不同的是狂欢化的理论。在这方面,巴赫金和列费伏尔算是代表。巴赫金在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基础上,通过对民间广场文化狂欢化特征的分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颠覆现存文化规范的路径。特别是巴赫金通过民间诙谐文化特征的规定,解构了以官方文化为代表的刻板的、等级森严的日常生活。他提出狂欢化的四大特征:全民性,取消等级使所有人趋向于亲昵,正反同体与逻辑颠倒,粗鄙化。^④ 尽管巴赫金讨论的是中世纪的文化,但是把它移植到现代情境中来也是有效的。现代日常生活具有官方生活的刻板、严肃、规则和压抑的性质,也就是韦伯所说的“铁笼”性质。因此,狂欢化不只是一种全民的、亲昵的和颠倒的形式,更是一种对现代日常生活规范原则的否定和超越。

列费伏尔的设想与巴赫金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更加关注的是如何抗拒

^② 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7页。

^③ 同上书,第291页。

^④ 参见《巴赫金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